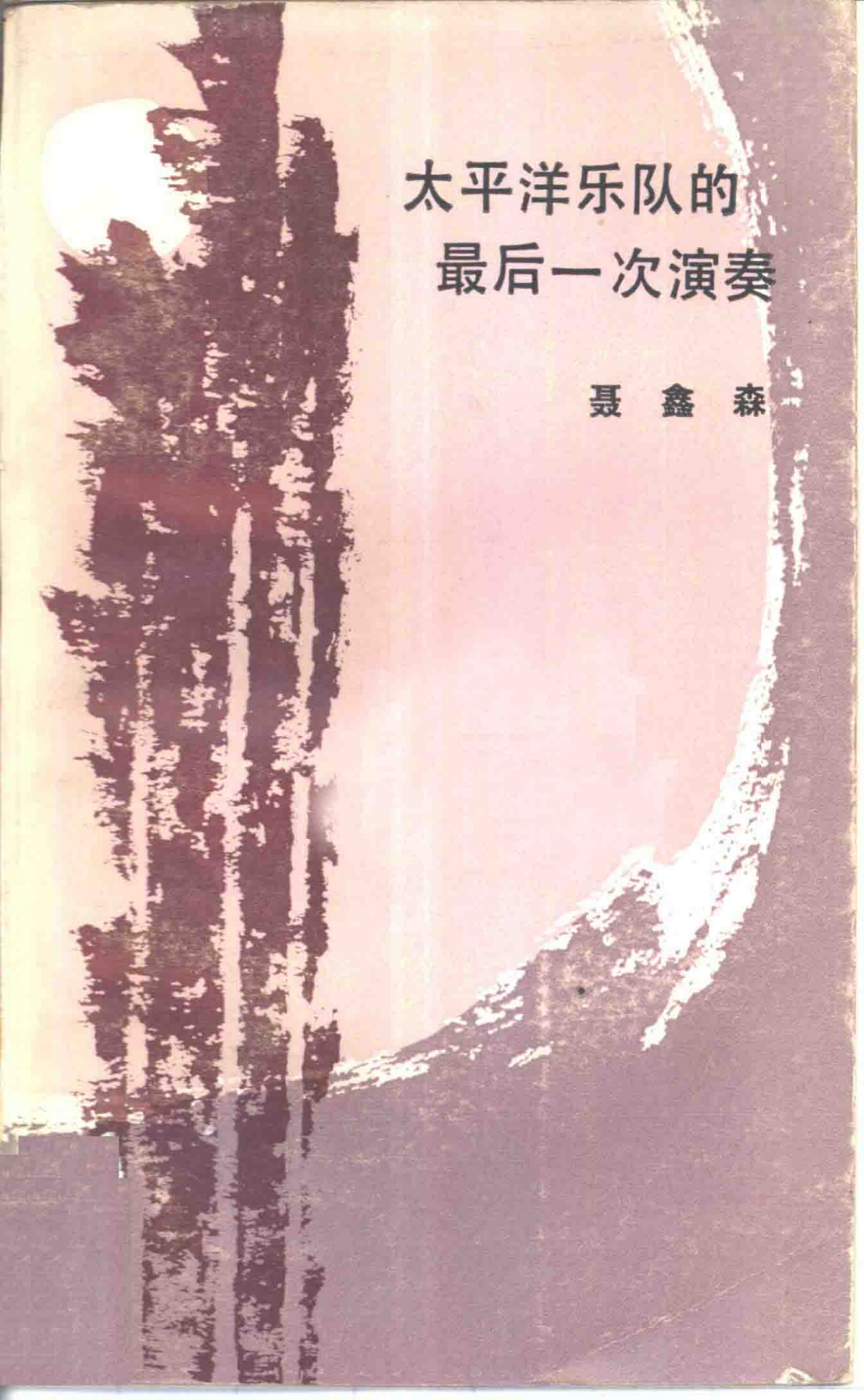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太平洋乐队的 最后一次演奏

聂 鑫 森

太平洋乐队的最后一次演奏

森 鑫 森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太平洋乐队的最后一次演奏

聂鑫森

责任编辑：龚笃清

装帧设计：郭天民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常德滨湖印刷厂印刷

*

198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91,000 印张：12 印数：1—11,3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814 定价：(平装) 1.40元

(简易精装) 1.60元



目 录

头上是一片宁静的蓝天·····	(1)
护桥碑·····	(6)
凌风阁·····	(15)
藏 画·····	(24)
神医顾伯钧·····	(43)
临 终·····	(66)
遗 作·····	(74)
蓬竿居印人·····	(79)
“酒仙”谷老倌·····	(93)
梧桐街风情·····	(105)
燕燕坊·····	(123)
疯老婆子·····	(148)

太平洋乐队的最后一次演奏·····	(163)
穿过大森林·····	(192)
离别小店前的几个钟头·····	(201)
打 靶·····	(215)
早晨，雨潇潇·····	(224)
子夜，末班车·····	(229)
到枫溪湾去·····	(235)
骆驼之歌·····	(243)
早晨，我从梦中醒来·····	(262)
○号首长·····	(278)
排 客·····	(299)
师傅、师兄、师弟和我·····	(316)



头上是一片宁静的蓝天

春二月，天是蓝的，地是绿的，风暖暖地吹过来，扑得人脸颊痒痒的。

护城的小河上，横着一架古朴的木桥，出城、进城的人，流水般淌来淌去。

“风筝！风筝！每只一角五！”那声音又脆又亮，带点儿挑逗的味道。寻声一看，靠着桥栏站着一个胖胖的老头，脸上带着讨好的笑，额上沁出一层晶亮的油汗。他手里提着一串风筝，风筝的翅上、尾上，涂满刺眼的大红大绿。

从他那得意的神态看，他的生意无疑是对的。一只只风筝从他手上递出去，一张张角票和

零散的分币塞进了口袋。

当他的眼光落在桥那头的时候，便从心底里发出一种真诚的同情。

那儿也站着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老头，悠闲地靠着桥栏，瘦瘦的脸上嵌着双精明的小眼睛，大鼻，阔嘴，下巴上蓄着几根干枯的胡子。

他也在卖风筝。

他的风筝是素白的，有蜻蜓、蝴蝶……翅上还装了会转动的风笛，可朴实得叫人看不上眼。他没有着意地叫喊，只是沉静地等候着买主。

偶尔有人问一声：“喂，多少钱一只？”

他伸出五个指头。天啊，五角！问的人摇摇头，嘴角浮起一个淡淡的笑，那意思是：不值。

他站了多半天了，连一只风筝也没有卖出去！

胖老头终于忍不住了。他觉得应该提醒一下这个不相识的执拗的同行，便用行家的口吻，向瘦老头打起招呼来：

“伙计，别傻等了，一角一个，卖了好回去，价太高，把人都吓一跳。”

瘦老头转过脸来，一双眼瞪得溜圆，下巴动了几下，想说什么，终于没有说。他不喜欢那张胖得肉往下坠的脸，不，他是不喜欢他的那些风筝。那也叫风筝？真真糟蹋了这个行当。那竹骨剖得粗细不匀，上面还带着毛刺；那纸也糊得太

潦草，还有那颜色，俗！他真想对着那些买主喊一声：别让他哄了，那风筝放得上去么？不栽跟头才怪！但他终于没有说，说了只会惹人笑话。

他下意识地低下头，望着自己手上这一串风筝，那竹骨是耐着性儿剖的，然后又用砂纸细细地打磨了几遍，闪着柔润的光；那素白的纸糊得多贴展，兜得住风，一放，准嗖嗖地往上蹿。风笛儿响得欢快，真象等的声音，美！嗨，绳头儿一捏在手里，顺心顺气，那是种享受。他相信自己的手艺，也很看重自己的手艺，那是几代的家传啊！

他感到满足，但也不无遗憾。

胖老头的风筝很快就卖完了。对这位不识相的同行，猛地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，他狡诘地笑了笑，决定耐心地陪着等下去，瞧瞧瘦老头怎样提着卖不掉的风筝垂头丧气地离开桥头。他悠闲地点燃一支烟，呼，吐出一个烟圈，那烟圈又大又圆。

瘦老头的脸色变得难看了，连肥大的鼻翼都在微微地颤动。

他从口袋里摸出一轴麻线，理出线头，接在一只风筝上，掂了掂，然后顺着风儿一抛。那风筝象懂事似地摆了摆，兜上一口风，憋着劲儿直往上蹿。绳轴转动着，麻线伸延着，绷得那么紧、那么直；上面的风笛呼啦啦地响，响得撩

人。眨眼间，化作一个小小的白点，在高远的蓝天上飘闪，象一片轻盈的云。

“好风筝！”

“正正经经的货！”……

一时人们都往这边涌，喝采声此起彼落。

所有的目光都凝聚在那一串素白的风筝上，从头看到尾，从竹骨看到风笛，没一处不顾眼，没一处不爽心！

“我买这一只！五角，认了！”

“眼见为实，我要这一只！”……

人们边说，边把手往风筝上伸，生怕被别人抢了去。

瘦老头用手一挡，板紧的脸上没个笑星儿，显得庄重，但又叫人猜不透。

他又从口袋里摸出把麻线，每根麻线丈把长，是为买主试飞用的。他把麻线小心地接在那一只只风筝上。

他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只是虔诚地做着 he 应该做的一切，周围的人似乎都不存在，连那些杂乱的声音都似乎离他很遥远。

胖老头艰难地挤到他身边，焦急地对着他耳朵咕哝着：“快把货甩出去，捞一把，别误了这好机会。”

他斜了胖老头一眼，嘴角叼起一丝报复的

笑。他依旧没有理他，那是一种高傲的不屑。

他顺着风，把接好线的风筝统统放起来。刹那间，他的手上飘出一簇素白的“花”，响起一片风笛的韵律。

人们又一次欢呼起来，象起了潮汛一般。

“给我一只！”

“我买了！”……

瘦老头忽然仰天打了个哈哈，睥睨了一下围在自己身边的人墙，矜持地问：

“你们懂得风筝？”

连三岁的小孩也知道风筝，怎么不懂？一双双眼睛直愣愣地望着他，这问题还需要回答么？

瘦老头自信地摆了摆头，摆得很有力。

他忽然从口袋里掏出把剪刀，阳光下显得那么亮，亮得扎眼。

只听见咔嚓一声脆响，他手里捏着的那一把麻线，齐崭崭地断了，所有的风筝摇晃了一下，呼地抖着劲向上飞去……

胖老头使劲地跺了跺脚，一扭头走了。

人群里响起一片啊呀声。

风筝越飞越高，越飞越远。

无数道目光也被牵引到那很高很远的地方。

头上，是一片宁静的蓝天。

蓝天是公正的。



护 桥 碑

这座单孔的又短又窄的石桥，居然也有一个名字，叫“唐兴桥”。它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风吹雨打，如今依旧立在小城的郊外，临近湘江边的一座大石嘴埕前。桥的颜色灰里带黑，衬着不远处光秃秃的陶公山，给人一种沉重而凄怆的感觉。手抚那磨蚀得很厉害的石栏杆，和栏杆顶端面目模糊的小石狮子，更想见它活得太艰难。

我们就是为修复唐兴桥而来的。在建筑公司，石工队的哥们，是见过大世面的！大型水电站的拦河坝，二十层的高楼，中西风格的亭台……哪样没见识过？各种型号的石头，哪样没

经我们的双手凿制过？可如今，却要来摆弄这座老掉牙的古董！

这正是要命的三伏天，太阳滚烫的金轮，在我们的脊背上辗过，灼得皮肉发炸；一把把汗珠子落在地上，啪啪地响。工地上，锤，凿，叮叮当当响成一片，清亮、悠远。

“喂，小师傅，你这石狮子的嘴巴雕得窄了些，不威武。”

我一抬头，正迎着一双老人的眼睛，闪着浑浊的光。只见他佝偻着腰，胸前飘着一把银须，面目十分清瘦。

不看他年岁大，真想好好回敬他几句。人家正烦着哩，这天气，这桥，流汗也不值！

“小师傅，吸根烟！”

老人诚恳地笑着，递过一支过滤嘴香烟，好象他是这桥的主人似的。

“小师傅，我来打几下看看。放心，搞坏了，我赔！”

他从我手上接过锤子、凿子，稳稳地蹲下来。叮当、叮当，声音有轻有重、有缓有急，那握凿抡锤的手臂，很富有弹性。他脸上的表情变得十分庄重，从他那几锤子功夫上，我看出他是一个很有功底的老石匠。

锤声突然停住了，老人说声“献丑”，一转

身，走了。佝偻的背影，向陶公山那边飘去。

阳光下，小石狮子调皮地张大着嘴，朝天吼着它心里的欢快；那腰身上用凿子划出的几根线条，使肌肉显出了质感。真是好手艺！

我发现，这位老人顶着大日头，一天总要来工地好几趟，晒得头上直冒油汗。他时而指出这一根石栏杆棱面不光洁，时而又说那一块垫桥石厚薄不匀……好象他是这座桥的总督工。

有时工间休息，他会凑了过来，给我们每个人敬上烟，有意无意地把话题往桥上引。说什么桥名是唐朝大书法家褚遂良在潭州时所起的啦；什么杜甫在桥上吟过诗啦；什么抗清名将何腾蛟在桥头阻击过辫子军啦……说到高兴处，把头仰起来，连声“哈哈，哈哈。”

我们跟着莫名其妙地笑，却也难免表示怀疑。

“不信？我活到这么大，几时骗过人？！”他眼里涌出一层悲戚，为了我们对他的不信任。

尽管如此，他照样到工地来，照样指点我们的石匠活。这天，他居然和技术员老尚争吵起来了，为了我们要在桥头安置一块碑的基座。

他捋了捋胡子，不容置疑地说：“这里，留出一个位置，有一块碑要立！”

老尚刚过不惑之年，脾气好得出奇，他笑

着，说：

“这里是要立一块碑，上面刻着省政府保护古桥的告示。”

“不是！不是！是一块光绪年间的碑，你要留出位置来！”

老人的口气十分庄重、强硬。他把双手向后退，走了。

老尚对我们说：“暂停一下！”说完，便去追赶那老人。

工地上安静下来，我们三五成群坐到树荫下。

“怕是个疯子？”

“吃饱了撑得不好受！”

我们议论着，一齐大笑起来，笑得那么开心。

江面上吹来一阵阵凉风，江边忽然传来一声声纤夫粗犷的嗨哟声，一只大木船从石嘴埭那边逆水而上。这里是一个回水弯，水流很急，纤绳绷得象弓弦一样直，黑亮的脊背有力地倾斜着，在烈日下闪着光……这是一场力量的抗争。

笑声骤然停住了，庄严的画面震撼了我们的的心灵……

吃过晚饭，我们坐在工棚前的竹铺子上，正准备甩几把扑克的时候，老尚急匆匆回来了。

他脸红红的，口里喷着酒气。好家伙，五黄六月，他倒悠哉游哉，喝酒赴宴去了。

老尚挤到竹铺子上坐下，煞有介事地问：“你们想不想听关于这位老人的故事？”

我们立刻被“吸”到他的周围。

“他家世代住在这里，祖父和父亲都是菜农。祖父叫张三。”

一个多么平淡的开头！

“他呢，和我们是同行，擅长古建筑的石匠活，一肚子学问，全国许多古寺大刹都请他去过。今年八十八岁，早退休了。”

我们再也忍不住，一个个笑得前伏后仰。这些和唐兴桥有什么相干？

老尚并不生气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他不是说要留个位置竖碑吗？真还有那么块碑！”

“是光绪年间的吗？”我问。

“是，又不是。”老尚斜了我一眼，停顿了一会，才有头有脑地讲起来那老人说的话。

来、来、来，今天碰在一起，喝杯薄酒，真是一件快意的事。

老尚，你问我为什么总往工地上跑，还问那块碑是怎么回事。让我告诉你。我家世代住在这里，几十年来，我就喜欢早早晚晚到桥上去走一

走、摸一摸。这桥是大唐盛世修的，大唐盛世是什么样子，不知道！可谁都希望自己活的这个世道，兴旺，富足。因此，一朝起，一朝落，“唐兴”两个字就成了老百姓的愿望，桥也成了一个什么圣物。

说来羞人，光绪七年，祖父和父亲在这附近种菜为生，为了积粪方便，祖父在唐兴桥近旁开了几个大凼。他脾气犟，谁来劝也不听，这下犯了众怒，一张状子送进了县衙。不久，桥头那块地方立下了护桥石碑，碑钱是当地乡邻捐助的。

后来，祖父死了，父亲让我去学了石匠。出师回家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我用纸去把那碑文拓下来，说这是先人的羞耻，后人要引以为戒。那些年，每当我走到桥上，总有一种难言的苦衷，虽说是先人的过错。毕竟我是他的后人！

喝，喝！有道是：酒逢知己饮。

谁料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一夜间，那块碑被砸了个稀巴烂，石块石渣掀进了湘江。

我感到一种解脱后的轻松。碑没有了，祖父光彩，子孙也光彩！

一个冬天的夜晚，星光黯淡，寒气很重。我来到了唐兴桥，一个栏杆一个栏杆地抚摸，一处一处地细看。我的眼前少了样什么东西？哦，是桥头的那块碑！

从桥那头忽然走出两个人影，他们轻声地说着话，议论的竟是那块碑，其中的一个人还用苍老的声音背诵着碑文。我轻松的心境，又压上了一块石板。这碑家喻户晓，能瞒得住人吗？再说碑的意义，也不在它的自身了，那是一个护桥的象征，是祝愿，是历史。我久久地站在那块碑的位置上，想了很久很久，一个石匠的良心苏醒了！

我把院子里那块做洗衣台子的青石板掀下来，叫儿孙们帮我抬到卧房里。每夜，用帘子把窗口遮住，照着那个拓本，一刀一刀地刻。这是我平生最舍得下功夫的一块碑。

刻好后，把它藏在床底下，一放就是十几年。说也怪，好象原先我是为这块碑硬撑着过来的，一朝遂了心愿，就觉得老态了许多，早一晌还大病了一场哩，毕竟年岁不饶人！我没有什么遗憾了，唐兴桥不是又兴修了一番么？……

老尚讲完了故事，我们谁也没有作声，好象被什么“镇”住了，就象看到夕阳里拉纤的纤夫时所产生的那种感觉。

夏夜真美、真静。突然，唐兴桥在我们心中变得神圣起来。

过了几天，老尚领着我们去抬碑。老人正躺